



激活海洋诗歌的“蓝色引擎”

□涂国文

中国海洋诗歌创作源远流长,自《诗经·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楚辞·大招》“东有大海,漻水漻漻只”始,就有着对海洋的浪漫想象、生动描绘与深邃思考。汉魏六朝,曹操的《观沧海》吞吐日月,含孕星斗。唐代中国海洋诗歌初盛,李白、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李贺、李商隐、张若虚等,创作了许多海洋诗歌名篇,其中张九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堪称“双璧”。宋元以降至晚清民国,随着海洋活动的活跃,海洋诗歌创作进一步繁荣,特别是其间金瓶数度破碎,以文天祥、戚继光、黄遵宪、秋瑾、郭沫若等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诗人创作的海洋诗歌更是云水怒卷、风雷震荡。

历史进入21世纪后,中华蓝色文明迅速崛起。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向海而兴,向海图强,成为我国的重要国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进一步唤醒和强化了中国诗人们的海洋诗歌意识,东西方诗歌艺术融汇一炉,海洋诗歌创作随之再度勃兴,进入鼎盛时期,诗人们创作的海洋诗歌呈现出与古代海洋诗歌明显不同的审美艺术特点,具有强烈的现代审美气息,充分实证了中国海洋诗歌的蓬勃发展。《群岛》海洋诗专号所辑录的112位诗人所创作的海洋诗歌,就是新时代中国海洋诗歌创作的一簇浪花。

收入这部专辑的海洋诗歌,内容丰赡,风格摇曳,流溢着一种现代生命意识、家园意识和生态意识和开放意识。诗人们以深沉的海洋情怀和对海洋的深刻洞察,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幅风云变幻的海洋画卷,展现了一个壮阔深邃、神秘美丽的海洋世界,带给我们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诗人们与海洋展开隐秘对话,探讨海洋与人类、宇宙与生命之间的深刻关系,展现对海洋的深刻感悟和个性化表达。深挚的情感、敏锐的感知、独特的视角、峻洁的语言、生动的比喻、鲜活的拟人、恰切的象征、奇瑰的想象、丰富的意象、辽阔的意境、深刻的主题、深邃的哲理、细腻的表达,共同浇灌而成这部海洋诗歌集的艺术风貌。

这些海洋诗,或为宏大的交响乐章,或为静谧的小夜曲,呈现出不同形态的海洋美学,表达了诗人们对海洋的敬畏与热爱。臧棣、汪剑钊、向以鲜、亚男、杨献平、第广龙、李郁葱、蒋立波、宫白云、李朝晖、远归、阿门、阿翔、陈计会、朝颜、朵拉、亚楠、柯健君、胡志颖、胡澄、李元业、盘妙彬、安谅、中海、张凡修、熊轲、吴玉奎、李皓、刘春、杨启刚、高作苦、高鹏程、哑者无言、郁雯、聂沛、王桂林、宋曹、王夫刚、陈广德、李之平、陈劲松、潼河水、冬箫、风荷、谢宜兴、王妃、王欣妍、谈雅丽、林忠成等诗人的作品,真切地镜像了海浪掠过心空留下的蓝光灾影,记录了各自独特的海洋审美体验。而津渡、流泉、陈巨飞、余燕双、廖兴坤、戴国华、余退、余修霞、赵长在、缪佳祎、白象小鱼、王瑶宇、西西、一度、姜华、吴张睿、吴茂华、辛夷、田永刚、周西西等诗人的作品,则生动地描绘了海岛日常生活画卷,展现了自然之美和生命之韵。

诗人们与大海对话,思考生命和存在的意义。他们通过对大海的描绘与解读,或表达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与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或探讨人在旅途中的孤独迷茫与自我救赎。孙昌建、聂权、慕白、阿木、池凌云、姚碧波、安琪、孙捷、史牧云、谷频、白董焱、周立志、李完么才让、崔子川、花语、陈于晓、李倩红、赵俊、王雪芳、毛子、谢健健、鲍书帆、南萧萧、涂国文等诗人的作品,将海洋与心海进行叠置,在洪波巨澜间,进行生命的哲学探寻。诗歌中的海洋,不仅是诗人们对自然景观的描绘,更是诗人们内心世界的象征。譬如周瑟瑟通过对死海的描绘,探讨了生与死、美与丑的主题。而张敬华则从鲸鱼的视角出发,通过对鲸鱼的呼唤、隐痛和歌唱的描绘,表达诗人对海洋生物的关注和同情,引发读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思。诗人们胸怀世界,他们笔下的海洋,不仅是中国海,也是李得的琉球群岛、冯晏的加勒比比海和施施然的印度洋。

诗人们宏观起势,微观着笔,经营意象,注重细节,每首诗都以其独特的情智和语言魅力触动人心。譬如大解的离愁别绪,黎落的浪漫深情,苗红年的奇异想象,史洁龄的宏大叙事,厉敏的深情与等待,汗漫的感慨与批评,李越的细腻与深刻,马萧萧的象征和隐喻,卢辉探讨的人生的无常与坚韧,杨邪对家庭、生活与创作的深深眷恋和牵挂,杨勇对大海力量的渴望以及对生命中“猛兽”的勇敢面对,黄赤影、黄清水对过往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等等,各有所长,各自妖娆。收入这期《群岛》海洋诗专辑中的作品,大多不仅注意意象的营造和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更具有温暖的人文关怀和独特的审美视角,是中国当代海洋诗歌创作的又一项重要成果,是中国海洋诗歌创作队伍的一次新的集结。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经济在勃兴,海洋诗歌也在勃兴。深入体验海洋,充分挖掘海洋背后的文化意蕴,创新海洋诗歌表现形式,扩大海洋诗歌的传播与影响,是摆在每一个海洋诗歌创作者眼前的新课题。中国当代海洋诗歌,呼唤像普希金《致大海》那样的名篇的出现!

钟,我去教室上课。初中三年,正因父亲要负责敲钟,我们总要提前到校,从未迟到过。学校离家不远,可父亲腿脚不便,行走缓慢。当小伙伴们如一阵风从我们身旁飞奔而过时,我只能羡慕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紧紧拉着父亲的手,缓缓走在上学路上。奇妙的是,在父亲陪伴的这三年里,虽说他从未为我补习过功课,但我的学习成绩却日益进步,最终考上了当时颇为抢手的初中中专,实现了外出求学的愿望。

多年后,已成为一名石化工人的我,在一次周边山村骑行时,路边的一位中年大叔询问我来自何处。当他听到“郭湾村”三个字时,满脸惊喜,急切地问我是否认识郭书堂。我很是惊讶,因为郭书堂正是我的父亲。

原来,他是父亲早年的学生,父亲是他最为敬重的老师。聊起父亲,他满脸都是敬仰之情,并热情地邀我去他家坐坐,喝口水再走。在当时的农村,路过家门进去喝口水是常事。可当他把茶水端上来时,我愣住了,那并非普通的茶水,碗里竟满满当当地装着十个荷包蛋。我不好意思地推辞,他热情地说:“你是老师的孩子,喝口水,招待一下是应该的,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你务必都吃下。”在他的再三劝说下,我吃了三个鸡蛋,但那满满一碗十个鸡蛋的画面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郭老师只教过我三年,却让我终生难忘。他教学时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从不偏袒。我当时学习不佳,郭老师还积极地帮助我。他还是我们山村的赤脚医生,记得有一次一位村民农药中毒,生命垂危,大家几乎绝望之时,是您父亲凭借着医术和坚持,将其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我问道:“我父亲有医生资格证吗?”

“那时的乡村,医疗条件有限,能把病治好就行,没人提及资格证的事儿,赤脚医生也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如今可不行了。您父亲还认得多种药材,空闲时带着我们采药材,这既锻炼了学生们的身体,开阔了大家的眼界,又用挖草药的收入改善了学校的教学环境……”

每当忆起父亲这位学生的话语,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愈发清晰高大。每每念及此,心中便充满温暖,仿佛父亲又回到了我的身旁。

说:快看,今天的海水是蓝色的。两个小家伙兴奋地喊叫起来:真的,真的是蓝色的。原来海水真的是蓝色的啊。我莫名地想哭,想起年少时的作文本。

这种蓝色,并不是我们从别人图片里看到的那种深蓝,也不是天空的那种瓦蓝,更接近湖蓝,但似乎再透明一些,再淡一些,像棉花般轻盈的蓝。这样的蓝色,如同初恋般在我的心上轻轻地敲了一下。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向往大海,或许是向往这样的蓝色,这种纯粹的,温柔且轻盈的,让人心神向往的蓝。

来不及拍照,女儿仔细一看,又对我说:妈妈,你看,海水下面是有点黄中带蓝的,上面一层是蓝色的,中间好像有一条线。所谓的上面下面,其实是我们坐在车上往下眺望,远处的海平面,上面是有点透明的湖蓝色,下面是更深一层的夹着一点绿的颜色,上下界限分明,中间似乎有股很大的力量阻拦着,上面的水流去不了下面,下面的水流也涌不到上面,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搜索了一下,应该是跟流向有关,两股水流各自携带的物质不同,汇聚在一起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观。

那天返程的时候,再看那片海,依然是蓝色的,颜色略微淡了点。后来看到微信朋友圈,全在转载那天的大海图片,可能真的太少见到这样的蓝色大海了。

其实某一年国庆过后,我也看到过这样的蓝色。那天晚饭后去海塘散步。时间还早,散步的人不多,只有零星几个。我随意地看着海,发现海水的颜色与以往不一样,仔细看去有点青绿色,虽然不是那般轻盈的湖蓝,但看着水质有点青,比往常好看了多了。我索性站得高一点,爬到堤岸上,这次,看得更清楚了,远处的海水有点青绿,不是那种颜色变质的青绿,而是清透的绿,有点轻盈,让人心生欢喜。远处的海平面,依然有一条永远不能跨越的线一般隔着,上面的更淡一些,下面的那片水流稍绿一些。我就傻傻地在海风中看着那片海,直到天黑。

后来,再有人问我,大海究竟是什么颜色的?我都微笑着回答:你运气好的话,能看到蓝色的,那种轻盈的蓝。友人说起盼着,自己是运气好的那种。其实,我也在继续等待着。这不,这两天又出现了蓝色的海呢。

□郭少伟

忆我的父亲

□郭少伟

父亲去世已有十多年,但每逢教师节,我都会更加想念他。

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在乡镇学校任教,虽说距离不远,可他每周仅回家一次。这短暂的一天,成了我们兄弟几个满心期待且格外珍惜的时光。

在这难得的相聚时刻,父亲总会带着我们去野外抓鸟、采酸枣、挖野菜、采中药。这些活动母亲原本是坚决不许我们参与的,但父亲带我们去,母亲就特别放心,从来不一阻拦。即便不出门,父亲也能巧妙地用木棍支起竹笼,再用一根长绳牵引,然后在竹笼下方放置些玉米、小米之类的粮食。当小鸟前来啄食时,父亲轻轻一拉绳子,小鸟便成了“俘虏”。每当捉到小鸟,我们兄弟几个就会成为小伙伴们羡慕的对象。

父亲对我们兄弟几个甚是严厉。当我们偷偷触碰他那支猎枪,或者与别的小朋友打架时,他定会怒不可遏。父亲发火时有两个特别的动作,至今仍让我们心有余悸。首先,他会咬牙切齿,严厉的斥责声伴随着咯咯作响的咬牙声,仿若从牙缝中迸出一道道惊雷,那威严令人胆寒。我后来也曾尝试,却怎样都无法咬出那样的声响。其次,他的手指头会猛地敲击桌面,砰砰作响,仿佛那手指瞬间化作了坚硬无比的戒尺,随时可能无情地落在我们身上。

然而,父亲总是雷声大、雨点小,高高扬起手威吓一番,却从未真的打在我们身上。小时候,我一直渴望能去父亲教学的学校读书,因为他一直带着三哥在身边,我很想能随他们一起,坐在他那二八大杠自行车的后座,欢快地驰骋在乡村的公路上。可惜,自行车后座仅能容纳三哥一人。我曾多次满怀期待地向他提及此想法,父亲总是说等我上初中时就带我去。

可当我上了初中,父亲不幸患上冠心病,落下半身不遂的毛病,腿脚也不再灵便,从此再也无法登上那神圣的讲台。县教育局为照顾父亲,安排他回村从事学校的后勤工作。我跟随父亲去外地读书的愿望就此落空。每当与父亲谈起此事,他总是微微一笑,那笑容里藏着无奈与期许,而后意味深长地说:“想走出去,只能靠自己。”

此后,我日复一日地搀扶着父亲去上学。他到校负责敲

海边人家

大海究竟是什么颜色

□李慧慧

大海究竟是什么颜色?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岛人,我常常无法准确地回答。

岛外的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岛,总会抱着强烈的好奇心问我:你们这里的海水为什么这样黄?我看网上有些照片上的海水是蓝色的,这为什么是黄黄的?看着有点脏脏的,你们这些照片是修过的吧?

我急红了眼,大声强调:大部分时间是黄色的,有蓝色的时候,那些照片是真的。

外地朋友眼睛睁得老大:那你自己见过几次蓝色的海水。

如果是前几年,我回答的时候一定底气不足。现在,再有朋友问我,我一定会说:每到七八月的时候,家门口的这片海,海水真的会变成蓝色的,你可以来看蓝色的海了。

真的,这几天的朋友圈,快把这片蓝色的海刷爆了,尤其是办公楼在海边的朋友们,天天在微信朋友圈晒着蓝色的大海,不同角度,不同地点,同一片蓝色的海,更多的人发出感叹:原来,岱山的海也可以是这种蓝色的呀。是呀,这种蓝色,真的蓝得让人赏心悦目,蓝得让人觉得那样的不真实。

与我一样在这个岛上生活了许多年,如今居住在他乡的亲戚和朋友,第一时间发出疑问,这真的是岱山的海吗?是不是拍照的人手机滤镜过大的原因呢。因为,他们与我一样,以往四十多年看到的海水从来不是纯净的蓝色,总是浑浊的,带一点棕黄色。

小时候,我也爱大海,深爱着这片大海,我在自己的作文本上总是写下“大海蓝蓝的,我爱大海”,但从来没有深入研究我们的海水并不是蓝色的,虽然住在岛上,偶尔路过,但却不确定大海真实的颜色,人云亦云地写着。后来学校组织秋游,去了一次海边,近距离第一次发现海水是黄黄的。当时老师说,正是这样的混浊才造就了我们这的海鲜丰富。我虽然不讨厌这种颜色,但再也不在作文本上写“蓝色的大海”了。

周末,小妹开车,我坐在副驾驶上,一路刷着手机,经过舟岱大桥时,我习惯性地抬头往右边一看,嘿,大海的颜色不一样了。我再度定睛一看,指着窗外对坐在后排的两个孩子

